蓉槎蠡說

蓉槎蠡說卷四

歙 程哲 聖跂

岳瀆經禹治水三至桐柏山五伯擁川天老肅兵禹召集百靈搜索夔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因囚鴻蒙氏商章氏兜盧氏犂婁氏乃獲淮渦水神無支祈形若猨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禹授之章律章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由烏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庚辰能制之鴟脾桓胡木魅水靈奔號叢繞以千數庚辰戟逐之鎖以大索穿以金鈴徙之淮陰山之足云云唐永泰楚州漁人於淮中流得古鎖攬收不絕刺史李陽冰集人力引之鎖窮一獮猴躍出隨沒則

其物也禹之威神若此夾舟之龍何怪乎蝘蜓視矣集仙錄禹得庚辰虞余之助按楚詞乃益稷字

王建詩寒食內人嘗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東坡有一帖黃繙綽告明皇求作白打使此官亦快人意坡非快其官快其錢耳然猶未若渴羌為得計晉武授姚馥朝歌令云朝歌有紂酒池使老羌不復呼渴後又還酒泉太守

燕依人為字微物耳而每敦虞殯之義臨江王自殺葬藍田銜土投冢一也王莽掘哀帝毋丁姬冢銜土投穿中二也昭明太子改葬奄人竊琉璃盌紫玉杯二殉物羣飛擊之有司捕得置壙內復銜土增墳三也都太玄

下空衡泥助冢四也而肅宗為太子曰召安祿山飲將酖之乃墮淈於危使祿山疑而去又何黨惡吾常謂明皇舞馬不及昭宗孫供奉遠甚茲燕將無為大燕皇帝火迫鄚侯也與

夏侯隱登山渡水閉目美睡而不蹉跌文五峰每行遇欲睡輒凭一童子雙足不停鼾聲聒耳陳希夷最善睡然有期日未聞如此俾晝作夜沿途譜混沌之是渴睡漢未醒

王莽捕得翟義黨王孫慶使大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臟以竹筳導其脈知所終始又慶曆間杜杞招降廣南賊歐希範大為燕犒於座上執之數十酋盡

磔於市剖腹刳腸使醫及畫人二探究成五臟圖以此治病亦古今禁方一大變客因言醫不謹用藥謬誤致所患增劇戲之曰藥囊可以提荊卿而藥杵且椎殺懸懷醫生死人正不須藥也

魏河間王元琛不將定州中山宮來漢羊元群乃載北海郡涵軒去西京留守王守恩畧車非輸不得出城徐知訓遂掠宣州土神入覲土木人鬼不遑寧處斯其為如蜩如螗如沸如羹之世乎

虞仲翔伉直不容於仲謀曹子桓在北宴賓特為設虛坐一仲翔之身孫氏賤目曹氏貴耳然而青蠅弔客嘸嗛於一知己許昌懸榻想未之聞耳

天官書客星有五所臨之國周伯喪老子饑王逢絮兵國星疾溫星暴骸非吉徵也太公陰謀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以目子陵冤矣余以爲解者誤也子陵賤者也以賤者之足而加至貴者之腹是謂客星犯帝座子陵非客星足加帝腹咎見於客星玄象感人豈其妄

李正已詐獻三十萬緡崔祐甫請遣使淄青慰勞吏士即以賜之趙德明告饑求糴百萬王旦請具粟於京師詔令來取宰相有才知奸人寢謀徒恃一味休休有容之量濟得甚事

太丘赴張讓父葬中郎不荅五原太守王智舞太丘佞邪中郎妄邪

賈敦實為懷州致政病篤家人迎醫止之未聞良醫能治老夏官侍郎侯知一不服致仕二人恰好對仗因歎世間人事必有對有九經庫之谷律那即有沒字碑之崔協有一日數浣之何佟之即有頭面一月十五日不洗之嵇康有三日香之荀彧即有汗臭漢之余靖有宮嬪三十餘同日謝恩之宋度宗即有數步外遥憎其臭之蕭詧迄未有單行者

詩人多用襆被事姑舉一二蘇昌容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單衣襆被自將以襆被對單衣則襆被為三幅被二字連而讀之沙門曇永匿王廞幼子華使提衣襆自隨注帕也以裹衣物直以三幅帛為帕王筠詠裁衣裲

襠雙心共一抹袙幅兩邊作八撮袙腹裹肚也袙同帊三幅帛也大約長其帛則爲被短其被則為袙散其幅以裹物斂其幅以裹肚也

通政曾秉正以罪竄還鄉里鬻四歲小女聲言為貧太祖聞之怒爾既不能為人父實難種於世命閹之金吾衛指揮同知傅廣自宮請効用内庭宣宗曰此人已至三品更欲何為而勇於自殘希進下法司問罪一行詐而得閹一求閹而不得盛朝宸斷物無隱情何用觸罪神羊指佞草為哉按劉鋹於群臣將任用之必閹則又異

宋龐安常虞世和俱善醫龐耳失聰大蘇所謂我以手

語君以眼聽兩異人者是也每應延請駕四巨舟以貯賓客工藝聲伎廚傳日費不貲虞性不可馴所得旋施貧者最敬黃山谷獲佳墨精紙必歸之此二子者豪而俊爽邁而知人第以醫目之淺之乎視二子矣

文人強作解事徒為千古笑端建炎避寇倉卒駐蹕侍臣陳剳子恭惟歲二月東巡狩至于錢塘呂頤浩笑曰秀才家識甚好歹推之讀書不審誤於下判沉思草制虛有其表此事由來久矣而雅詞俊句反出於曹景宗沈慶之也不識此種何處生活

章惇四子登科皆隨牒銓仕州縣若不肯以官爵私其子者吾謂閒散京職使大臣子居之以便溫凊情理兩

得州縣視民之官必須妙選才俊於一切錢穀詞訟風俗利病嚴加殿最始為無負而僅借以博遠其子之名豈忠於謀國者且省府清華大臣子豈不堪任第當論其才不才不當較量中外平施之道恐不若是

漢江都王建令宮人羸而四據縱羝及獒交冀生異種而孟慧度孌婢與犬通處逾年未嘗生犬也乃大地甚有不可思議之事新陽男子得女鳥為婦生二女悉衣羽去玄中記豫章稱為飛夜遊女夜不露兒衣云此鳥落塵令兒病丹徒陳性作魚籠潮退得女麗而修一人就姦之夜見夢於性我江黃也失路落君籠小人辱我當殺之潮至去姦者病死洽聞記然東海人魚臨海鯼寡畜諸池

沼與交合無異也江黄或其貞者耳查道使高麗晚泊
一山見沙中婦紅裳雙袒髻鬟亂肘命水工擡置水感
舞而沒問何物查曰此人魚也能與人姦徂異記又蜀山猳
玃好竊人妻久之與爲類沈黎有玃見婦女輒盜入穴
西番部落切畏之易林坤之剝南山大玃盜我媚妾則其物
也西方有獸名綱如猴皆雌無雄每伺要路牽男子上
絶冢三合而有子人獸混雜失其種族青寧生程程生
馬馬生人南華沖虛二老論之矣
宋二相張齊賢趙雄善啖張服黑神丸五兩爲劑夾胡
餅食之廚吏計其飲食溢金漆大桶趙對御七爵玉海
容三升者繼以籠炊百枚二公求免伴食之稱得乎

王女降甘泉宫武帝逼之因唾帝面病瘡經年此唾之
惡者也謝石遇道姑批其頬曰爾以多言致累黥迹於
是盡滅此批之佳者也
盧循餉劉寄奴益智糉按本草海南産益智爲藥治氣
止水而無益於智循蓋取其名相謔耳佛狸北退就臧
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大無主人禮然百牢徵饋六州
被殘制勝僅賴此書
終風願言則嚏箋言我願思也俗云人説我語有所本
不第此也燕北録戎主太后嚏噴近位臣僚齊聲呼治
夔離猶漢呼萬歲今鄉里父若母於幼兒女亦呼百歲
直萬里同風矣漢藝文志嚏耳鳴雜占十六卷古者占

其吉凶也設令普天季秋行夏令民多勴噎可勝占乎
東坡元日詩曉來頻噎為何人
魯敢遇仙女嘗見紫雲娘誦君佳句蓬萊女仙徐清詩
效康樂書仿山谷陳后山詠之時學黃家元祐脚梁使
至吐谷渾見牀頭劉孝標集數卷新羅上書請蕭夫子
穎士爲師雞林賈人鬻元白詩本國宰相以百金易一
篇僞者能辨原寂使新羅其國人傳馮定黑水碑畫鶴
記韋休符使西番所館寫馮定商山記於屏契丹使人
能誦蘇子瞻文日本安南交上章以金幣乞宋景濂碑
記唐夷入貢别署貨貝購柳書高麗求歐陽率更書百
濟求蕭子雲書望船三十許步拜而前詩文翰墨之美

見賞仙眞流傳海外文士清福極矣此外更何多羨然而妒及燕泥草綠以致於掘筆求免者何其不幸也可歎也

莊雜篇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鴻烈解日出虞淵爰息其馬楚詞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廣雅曰御曰羲和因車而有馬因馬而有御此以人間制度想象天上耳豈容認眞而李長吉相勸酒遂云羲和騁六轡晝夜不曾閑何其癡也

梁武用降人王足計堰淮水以灌壽陽踰年始成其長九里秋水暴長堰壞怒流奔海聲聞三百里水怪隨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不可名狀酉陽雜俎江州

一漁子忽上岸狂走問之不能對細視有物如黃葉大尺餘眼徧其上黏嚼此人脊火爇之方落每眼下有一嘴出血數升死又閱一書運河某閘一日水驟湧若有物壅其流閘夫以銳刃刺之不入覺中所少軟極力猛刺則有黿首十六環而舉張口噴血刹薦閘以赤毛度其軀如丈餘大箕十六首四面向漕使投羊豕祭乃去水府幽深何物不有太眞牛渚然犀曾未察其十一鷁冠書云申徒狄以世溷濁故負石投於河不知水中之亂有逾甚者然已

蘇威言於文帝臣先人戒臣惟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及鄭譯與毋別居爲憲司所劾帝下詔留於世爲

不道之臣戮於朝為不孝之鬼賜以孝經令之熟讀隋於是得刑孝經始有實用彼向栩河上北面讀之退張角直與凝之請大道鬼兵破孫恩欽若誦仁王經解契丹圍為千古三騃人而已宋梟患涼州寇叛多寫孝經令家習之未見其失而何以蒙譏而陸贄忌于公異誣以家行不謹賜孝經一卷致坎坷終恐仇人之筆宣公賢者不應有此

眞宗與臣僚談及莊子忽呼秋水則一妙鬟至誦秋水一篇劉琰侍妾數十悉能誦魯靈光殿賦康成婢遭罰以胡為乎泥中薄言往愬逢彼之怒相慰問耳根清淨如聽兜率天歌唄今人家惟聞鈎輈桀格聒噪不已華

陽乖龍左耳割取容少遲乎
謝朓辭吏部郎沈昭略曰卿人物之美無愧此職所恨
刑于寡妻滕甫弟申狠暴恃毋愛凌侮其兄章惇譴甫
公多類虞舜亦有不似者甫究其說惇曰類者父頑毋
嚚象傲不類者克諧以孝耳機鋒雖毒然有此症即不
可無此藥正未可以中醫目沈章二公
孫知微問女巫識鬼形狀者巫曰今道途人鬼各半人
自不辨因訐冥中所重何罪曰殺生與負心每見近人
餞疏感應諄諄殺生而負心鮮及因憶一二事陸超之
門人殺超之求賞超之葬復助舉棺棺折其頸而死寇
祖仁昧城陽王元徽舊恩尒朱之亂徽走投之祖仁利

其金百斤馬五十匹邀匏於路以首送兆徽夢語兆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兆如夢徵之祖仁出所得幷私金三十斤馬三十匹兆不聽懸其首於樹而大石墜其足棰之死負心必報而報之捷速未有若此二事者

温公作通鑑至唐太宗忽有黃袍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公知為帝也跪而言陛下穢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陳桱續編於陳橋事書曰某自立而還方屬筆雷震其几桱色不變厲聲雖擊桱臂不改矣後夢宋祖召進立庭下殿上傳呼升階帝冕旒黃袍降迎曰何負於卿乃比於篡桱謝死罪誠知以此忤陛下然史

貴直筆雖死不可易驚而寤客謂吳兢作武后實錄燕公以情祈改不許拒死帝生相孰難孰易余謂能爲兢者斯其能爲温公陳桱者也雖然不爲利回視不爲禍怵則有間桱入明爲起居注有罪被刑太祖曰朕爲宋祖泄憤紹興九年遣士㒟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燾還奏殄滅之未足雪此恥臣構問之但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及端平元年金滅矣朱揚祖還自洛以八陵圖上理宗含淚太息予曰昏德重昏五國城之癡骨無論矣曾永熙七陵而竟乏林唐兩義士冬青之瘞也然英爽如昭陵温韜尚能取其物何論乎他庶幾獲免者莫定之風陵如鬼之疑冢耳又使後代皇家盡如霸陵則二百年後呂

雞安得赤眉充審食其武媚安得黃巢作薛懷義哉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入櫃避突厥以鑰付奴牢掌之賊
來慎勿與唐瀛州刺史權龍褒改多感元年及狗衝破
陳另日作忌兩刺史相遇定有可觀
授越女劒術者白猨也授周群黃帝而下曆日一卷者
又一白猨也自是猿之黠者其癡者第能為魏元忠守
火高太素報時雖然人物判矣猶何與人事而若是僕
僕當是穆王南征所化之君子軍耳
古為婦人而死如石崇喬知之不少矣然綠珠碧玉未
嘗負二子也漢成寵擅趙家姊妹遠條館但棲息一赤
鳳宮奴唐明奪其子之婦有之諸姨車鬭風恩何渥也

而幽州明駝使閒一竊發介甫詠明妃漢恩自淺云云若爲馬嵬三郎投此癡淚

董卓兇麤人也能容受直言又能吐賞心之語其廢少帝殺何后蓋勳與書足下小醜何以終此其折朱雋鄉勳又曰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魏晉而下諸奸所未能受也及語袁紹天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卓胸中儘自了了不似高歡朱温初年謬効忠款君子不以人廢言於卓固有取耳

王光遠干索權豪遭辱無悔時人譏之顏厚如十重鐵甲按賈充問孫皓在南方何以剥人面皮皓答憎其顏之厚正爲此輩耳語云殺虎賴兇人佞人之人柔而害

物虎之雌者非如皓之徒則脫網去矣朱温撲殺諛卑
頭客五六差堪接武若唐太宗則明知之而不能殺也
然佞人亦何益正德朝太常卿劉介媚冢宰張綵而喪
其室矣
漢官儀侍中刁存年耆口臭桓帝賜雞舌香令含之此
香非盈於漢而乏於唐則天何以不賜宋之問而吝北
門學士之賞也若白居易則消得防風粥一甌口香七
日又李林甫壻鄭平食甘露羹一夕髮如黳堪與防風
粥作對
劉原父晚年病不復識字日月兒女皆不能認人言永
興中多發冢墓求古物所致南岳魏夫人云禍之最急

者惟墓風與冢訟然又疑一事盜發蜀先主冢見二人秉燭對弈則先主武侯也盜惶懼與之酒一杯玉帶一條及出牙舌已膠於漆腰束巨蛇而死夫口已膠矣言之者誰而詳述其故若是也

天雄軍豪家芻茭亘野時穴官堤取利趙昌言為守堤潰吏告急命取豪家所積給用安豐芍陂民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決放水李若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瀕陂民築之與西門豹投巫三老宋均令唐后二山娶公嫗皆娶巫家同一妙用發奸擿伏豈病其譎哉

陳升之元絳同日病陳語家人厚之即痊吾死矣請其

説曰夢至一室青帛羃甕器甚多吏守之題元參政香
飯問故吏云元公自少至老每食度不盡即分減別器
不殘一粒所貯其餘也世人狼藉委棄為掠剩鬼所罰
減算奪祿無有免者元公應更延十年按五穀天以養
人分餘可飽僕隸殘粒可飤雀鼠何忍拋散冥報斷斷
不爽但數十爐為張說鼓鑄橫財未免誨淫耳
令狐峘發楊炎請託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奸人欲
殺之炎力救得貶杜肅懷一臠發張德私宰犯禁次日
對仗則天出肅表語德卿會客亦須擇人舉朝欲唾其
面德宗武后於是為能君按淳熙中張說為都承旨奏
欲置酒延侍從孝宗曰當助汝酒殽至期客集獨兵侍

郎陳良祐不至中使以上尊珍膳賜附奏奉旨而良祐不至是違旨孝宗忽顧小黄門說客散否對彼既取旨必卜夜乃命再賜復附奏良祐迄不來漏下數刻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

羊氏有兩哭事醫術人羊志哭宋孝武殷貴嬪嗚咽甚哀或問那得此副急淚志曰爾日我自哭亡妾耳大中大夫羊闡入臨齊明帝喪闡無髮號慟俯仰幘遂脫地東昏輟哭大笑謂左右禿鶖啼來乎此哭那容有三

茅容但惜己名不顧阿母負慚湛嫗陶母不愛髮膚而茅母乃狗口腹乎牛刀函鼎割而作羹獨無閑處而必令容見也郭林宗狗名之士直得一餕

段太尉倒用司農印追朱泚兵李崧倒用都統印定殺郭崇韜之變事出權宜何嫌反復但太阿倒持不可耳

古有御龍氏豢龍氏何以又有醢龍龍何可醢亦張司空所識茅積下之白魚耳然奇見怪聞往往有之隆慶己巳浙餘姚以倭警大蒐試巨礮空中忽墜白龍鬚鬛背上有人須臾龍去人墮詢之廣閩瀕海蜑戶也是日捕魚海洋失足沉淵適遇龍升遂抱其項而起至此為礮所驚隕地蚩蚩之氓乃能乘神物騰越雲際瞬息數千里豈不駭絕然則神人駕馭紫蛟赤虯遊日月之外豈足異哉

韓安國不罪蒙吏田甲宏度不可及然李廣斬霸陵尉

良快事也御頹俗假借仁義徒為罪梯故寧李不寧韓史翃為河東守中常侍遣諸生齎書請託積日不通諸生詭以他事謁而達侯覽書翃怒考殺諸生陳蕃為樂安守梁冀遣書有所請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笞殺之漢人能自立今有此哉此為朝廷守法矣然憐才之心回嗔破格不獨大賢有之大奸亦有之士有贋作韓魏公書干蔡君謨君謨心疑之然士固豪餽三十緡遣四兵送至京并致果物於公士謁公請罪公徐曰君謨恐不足了君事因作書令見夏太尉子弟有不然者公曰能作我書又能動君謨其才器亦不凡矣夏竟官之陸士規挾秦檜書干臨川守不滿意升堂嫚駡守懼白檜

規至請見不出猶問其近詩得之吟賞再四見待如初詩乃黃陵廟一絶東風吹艸緑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

梁山漢武廟祭之日有蝴蝶數百享其餕餘近之不驚徹饌始去道州舜祠正月初吉山狙羣聚以千百數跳浪奮擲五日散猨如之三日散若有驅之者將二帝精爽未歇假諸物以示不測邪王方平語麻姑曰姑尚作此狡獪吾于虞舜漢武亦云

論衡張仲師長二尺二寸宋呂文德足長尺有咫文德之趾半仲師之軀列之諍人直寢息履中耳奄人蓄狸厖然大如獅而犬亦仰面兄事之將無同

古人遇事會每棄五官不用略舉一二如杜微之聾任永馮信楊行密之盲魏節閔徐安貞之喑啞司馬仲達之風痺皆有託而然然永信忍入井兒對姦婢而仲達不能忍曝書之遇雨是以終為孟德所劫遠後風痺再發屠人族如封牢筴豕羊老奸辣手無一點滲漏矣所以濟其術者室有張氏嗣有師昭一門猾賊如蜂蠆團結指衣指粥事事應手行密子穉而妻有二心不得不思轉計佯行觸柱滿腹殺機祕藏不露其用心較司馬氏更苦更深何者家人無所恃孫而寡助也

高帝議所服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命名不避古聖悖矣連次而舉四時服亦

殊爲媟褻向栩以顏淵子貢季路冉有目其徒許商號門人唐林德行吳章言語王吉政事炔音桂欽文學公然以素王自待眞孔門梟獍乞伏熾磐征西將軍孔子劉宋益州賊黨楊孟子醜虜草賊敢於侮聖人又不足責也朱泚將李日月李希烈將韓霜露上混太淸則尤妄名之不倫如此

妒婦不勝枚舉宋明帝敕杖劉休妻王氏令宅後開小肆使賣埽帚皂莢以辱之而賜休妾元亦有乘騲牛狗部之刑然恬不知戒也惟如閩王延翰婦崔氏一日天無纖雲怒霆斃之為快耳但雷斧少妒婦多則如之何任環妻對唐太宗與環結髮微賤輔助致榮今誠不忍

别嬖頵飲賜酖而死太宗且畏之矣是一説也南唐杜業妻則曰業本狂生遭際聖運多壘之初所藉駑馬未竭而又早衰縱之必貽害將誤任使烈祖大加奬歎以銀盆綵段賞之是奉旨行妒又一説也要而論之南郡主斯為聖矣

蓉槎蠡説卷四

蓉槎蠡說卷五

歙 程哲聖跂

晉成恭杜后長猶無齒及納采一夕齒盡生宋理宗謝后生而黧黑又毉一目忽病疹膚蛻瑩白如玉毉藥去其毉遂正位當其初年豈有捫天玉衣之想而大澤將至莫之為而然嘗讀漢事祕辛瑣屑濃豔納后之禮如此其慎而以口屬膚無所不靡之温柔鄉以無意遇之然而南風殃晉非由色廾可知傾人城傾人國者又不必尤物也

宋徐州刺史張讜妻皇甫氏被掠詐癡不事梳沐讜為冀州長史納帛千餘匹購求文成引見年垂六十矣文

成曰南人奇好此老母復何所任致費若此皇甫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南燕慕容超稱臣於姚興獻太樂伎百二十人以求母段氏妻呼延氏興厚遣之超帥六宫迎於馬耳關周宇文護母閻氏在齊護責齊許其母西歸閻氏至周主為大赦張元為西夏相陰計迎母抵界鼓吹大作懽噪去異域隔絶萬幸重聚母子夫婦初相見之樂何樂也賈似道亦訪得其母沉母之後夫於江子母復聚享富貴四十年

陰陽拘忌遇腐物最不可耐謝在杭五雜俎載一紳子婦坐蓐令忍以待時致子母同斃常熟嚴訥每坐起必禹其步以迎喜神見王肯堂筆麈唐太宗不避辰日哭

張公謹劉宋武帝不避四廢日見蠻人第不避耳其術仍在也宋仁宗修東華門太史以太歲在東請止判曰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西家之東即東家之西太歲果安在大哉王言無以加矣

片言可以折獄於宋元兩主見之南唐使徐鉉乞緩師鉉甚有口太祖遣一不識字人館伴及入見甚稱煜事陛下如子事父帝徐諭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元世祖閱時苗留犢事笑曰彼在官生子亦肯留否帝王聰明天縱一言破的安用誣諉為哉

唐楊旼任右丞宇文化及子孫理蔭立判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元星吉任江

西行臺秦檜裔孫奪民田訟不決問檜何人寮屬以奸
對索檜傳閱之大署其狀檜奸誤國百世有餘僇矧玆
孽裔敢為民害盡斷其田予民神奸縱逃生網不能逃
易代清議二公義形于色千載一揆矣
介甫在金陵神宗遣内侍凌文炳撫問賜金二百既拜
受隨語文炳安石在間無所用此即庭下發封送蔣山
常住置田飯僧祝延聖壽蓋亦技癢乾祐天書圖再入
耳若以為溺於佛也受而捐之異日可也必令内侍目
擊而道存則其意可知也
赤斧仙也南史雍州刺史蕭赤斧人也鬻子紂虎旅百
萬陳于商郊起自黄鳥至于赤斧則地也

劉仲雄毅嘗散齋遇疾其妻省之奏加妻罪而請解齋賣妻而求名訐賊不止一周太常澤

陸續賦都亭飢者口述六百餘人無一謬誤夏侯榮年十餘覽賓客爵里刺百餘盡記一行閱掖庭內人籍覆誦不爽邢邵與數客賦詩次日覓稿不得邵一一讀之唐邕不執文簿簡閱軍伍數千人未嘗一失每有調發手作文書口為處分耳行聽受自是劉穆之一流林誌避雨染坊雨不止因盡閱其染籍數日後坊火索者紛競適誌又經其地按籍錄出姓名物段日月尺寸歷歷分明才力係天授豈學而至哉

閩王延羲一夕醉甚命其相李準棄市準亦大醉臥市

中惟呼其婢春鶯刑者逡巡未敢殺次日名復位異哉
是主是臣向讀醉鄉記杳不知其何在今得矣
孫興公作庾公誄咨予與公風流同歸庾道恩送還之
先君與君自不至此褚太傅南下言及劉真長興公流
涕因咏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裒大怒眞長平生何嘗相
比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又就謝公宿言至款雜謝問
劉夫人昨客何似劉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慨
妹也綽到處為人所憎捉擲水中馮夷其受乎
漢宣帝遣期門甘延壽副謁者竺次送馮夫人持節詔
烏孫此婦中班傅夫人城娘子軍未甘居其亞夫人名
嫖漢宮人也

若邪溪風旦南暮北瓊海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點蒼溪雨野中烈日金筑聖泉潮汐百刻閩温泉左寒右熱莆陽霞墩井水左重右輕江乘泉半温半冷共出一壑句容湖熱魚寒魚交入輒死杭州鳳皇山巔月巖一竅惟中秋夕月穿其竅而出餘夕否始興曲江浮岳山蹋一處百餘步皆動宛在水中天地氣候有不可窮詰者右軍娶太傅郗鑒女名璿東牀坦腹中選者子敬娶郗曇女名道茂以尚主詔離婚子敬有書道故婦辭甚楚曇爲鑒少子則子敬故婦是其母同產弟之女中表爲婚右軍第二子凝之婦謝道蘊安兄奕之女郗夫人戒二弟愔曇王家見二謝安萬來傾筐倒庋見汝輩平平爾

可無煩往右軍薄妻弟而厚兒之叔舅有此二失無人拈出為賢者諱耶

紹興漕司移文婺州共御炭膚理非如胡桃文鷓鴣色者不中州守王居中斥之此種漕司眞童貫朱勔家兒不堪王州守作奴惜斥之之詞不傳擬續數句崎嶇一隅鐵騎渡江之報踵至未息艮嶽故轍可忘夫差苦語願不可忘也敢告司事

後周李遷哲為眞州刺史本州也緣漢十餘里第宅相次妾媵百數男女六十九人處其中遷哲鳴笳往來客讀而艷之余曰君閱歷代傳記不見霍禹梁冀元載韓侂胄等盛時事乎客應四人者及身傾覆遷哲未之聞

也予曰福忌太甚輪迴不爽今州縣養濟院畀畀皆斯人之徒矣

顔師古注朔妻名細君今泛稱人妻誤矣烏孫公主亦名細君漢樊崇字細君唐博士細君則姓與名耳今人不曾讀書隨聲附和誤不止此妓女入宜春院曰内人喪制未終奪情曰起復今服闋云起復呼妻爲内人可乎不可

冬至陽生君子道長夏至陰生君子道消故賀冬不賀夏然陽生之日短每不勝陰生之日長賀者及門弔者已及閭矣生於漢文景永平唐貞觀之世立於宋明道明成弘之朝不謂之天人而誰謂哉

古有同姓名錄夫姓名之同不勝錄也惟一時一事而相干涉斯足錄耳襄二十五年崔杼弒莊公侍人賈舉爲之閭而公所嬖八勇力之臣同與於難又一賈舉王莽太師王匡守洛陽更始定國上公王匡攻之今康熙壬戌癸亥間于公成龍爲江南總督江寧守又一于成龍為之屬彼溺死毛遂殺人曾參兩座頭李益猶爾爲爾我為我耳李揆入蕃而畏留誑之曰彼第一人李揆安肯來則一人而分為兩人疑疑信信將安適從

父子同名漢書廣陵孝王之子名德封廣平侯長子嗣爵復名德魏大將安同父名屈子亦名屈隋羅靖父亦名靖明劉忠武父名江忠武亦名江父子同字晉張老

字孟子趯亦字孟齊管夷吾字仲其父名山亦字仲晉
郤克字駒伯子郤錡亦字駒伯有兩世名同之字者胡
毋輔之子謙之吴隱之子瞻之顔悦之子愷之三世名
同之字則王晏之子崑之崐之子陋之徐逵之子湛之
湛之子書之四世名同之字則王羲之子獻之獻之子
靖之靖之子悦之五世名同之字王胡之子茂之茂之
子裕之裕之子瓚之瓚之子秀之六世同名之字王彪
之子臨之臨之子納之納之子准之准之子與之與之
子進之又以名為字者晉安帝德宗南史蔡興宗王僧
孺師覺授慕容紹宗魏蘭根崔彦穆唐尚可孤張嘉禎
白元光郭子儀李嗣業魏少游張孝忠戴休顔高崇文

張巡楊燕奇孟浩然李修田嗣承田緒宋威同文以姓為名則有崔崔杜杜（司馬承禎傳）僕僕（光州人）男子雙名者赫連勃勃（夏主）乞藏遮遮（吐蕃將）尚婢婢（國相）羅黑黑（唐琵琶客）紀孩孩（樂工）精精兒空空兒（劍客）燕八八（李懷光外孫）嚶嚶（元學士）回回（平章政事）脫脫（右丞相）王保保（太傅）馬馬（學士）有以一言為字者列國以前多有之西漢則陳勝字涉項籍字羽胡建暁弘俱字孟彭越蕭咸俱字仲張歐吳廣枚乘俱字叔張釋之公孫弘俱字季楚元王交朱雲俱字游爰盎字絲周章字文鄭當時字莊他如叔孫何字通（楚漢春秋）李曇字雲（東漢）袁煥字曜（三國志）成景雋字超（南史）顏之推字介之儀字升（隋書）任環字瑋房玄齡字喬楊元琰字温楊仲昌字曼崔倫字敘崔

衍字著顏師古字籀田委安字蔓柳公綽字寬唐書劉乾字天北齊有以三字字者屈無為字無不為張天錫字公純蝦桓玄字神靈寶劉敞字伯貢父劉攽字中原父董之繇字青戰國見升菴外集程伯休甫史記孟子父激公宜見瓦釜漫記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毋不可稱嚴乎六順父慈一傳云為人父止于慈父不可稱慈乎堂面南而背北二親俱在堂而母獨擅北堂之號將置父於何地

孟德有敧案江左有隱囊精室焚香臥而讀書以隱囊側倚或左或右應讀之書堆列敧案眞平生受用事蕭梁貴游子弟第憑之耳即紗帽坐彈棊亦虛擲也

劉闢得心疾人自外至輒欲吞之同府崔佐時肥碩闢

據地而吞哲曰闢雖據地作勢吞終不下也如魏延吞曹瞞偏師十萬斯可耳

蘇威鏡日食既即昏黑無所見徐鉉鏡照面祇見一眼范文正公鏡背具十二時至其時依候而明循環不休蘇鏡鑄時竊太陽之精理有可解范鏡出於術如爐冪上十二孔應期吐煙之類然亦近妖徐鏡不祥直堪付夏侯惇撲碎耳又荀諷鐵鏡數人同照各自見影不見他人影

畢士安惡其壻皇甫泌面奏之甫啓臣壻某值邊警報至不終其說閤日又啓又值上內逼遽起曰卿累言朕已知矣俄降旨轉一官李吉甫惡呂溫武陵欲阻其進知

貢舉者懷榜至末接先問吳武陵及第否忽中使宣勑至主司疑其舊知即添注武陵中使去呈榜愕然此人至粗何以及第然已無及桑維翰語知貢舉崔棁孔英來矣時英有醜行棁不諭考英及第京兆某疾江寧諸生邢一鳳嘉靖丁酉監試例薦一人而只記有邢遂與薦永嘉當國一教諭入辭誤用折柬名文選以柬與之未言而他尚書至文選意為知厚白冢宰踰格轉郡判後評之已涖任三年君相造命孰見其然也

崔瞻在御史臺宅中送食河東裴御史懷匕筯恣噉之瞻以此相賞慎伯筠待潮江沙擕觴獨酌頤子敦亦懷一杯就之兩不相語飲盡各散似慎不及崔遠甚羅友

得啖白羊肉事可不諏而劉毅冐請子鵝終失望一味得之不得有命耶

杜亞為淮南競渡費數十萬于頔為襄陽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為荊州大獵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繡襖錦韉三府因而空耗三人誠暴殄再世必受畀田院之罰然韋莊孽故席歸登封殘炙亦未必永有其豐嗟夫車子未生流星終散慳亦何益哉

馮謐待漏朝房語及林泉之勝因舉明皇賜鏡湖事慨然曰非敢望此但叨後湖一曲亦足暢平生也徐鉉曰主上豈惜一湖所乏者知章耳今人一肚皮熱中往往驕語泉石其實迎馬首拜者半巢由也中州才子于鱗

稱最近閱其篇什十九津津傲吏見之欲敲吾欲起弃州而問之

詩云子有庭内弗灑弗埽灑埽亦是樂事粗人不知韋蘇州埽地焚香摩詰地不容塵日數灑治兩僮縛帚不給林宗行宿逆旅躬自潔埽後人至云此有道昨宿處第五伯魚所過輒為糞除子酷負此癖嘗笑陳仲舉安事埽除一室嬾不任事而妄為之名宦豎縱横六宇塵穢其澄清安在不如我自用我法然客去洗牀犬汙易柱癖尚未至此

天地間美物勝地必遭庸奴破壞古人名跡亦然李衛公邛竹杖規漆於甘露寺俗髡泰山蘇頲東封頌闔人

林焊劉忠孝廉節四字葢之天衣寺半月泉隱于巖下鑵三五夕池止見其半俗髡鑿巖而易名滿月月滿圓杖何地不有忠孝四字是俗家宗祠中物於泰山何與而庸奴悍然不顧山川木石何辜而見屠也

蕭齊竟陵王子良親為衆僧賦食行水蕭老公施身爲奴北齊武成湛布髮於地令僧踐而升座隋堅稱師兒師女江南李煜與后頂僧伽帽頓顙至於瘤贅爲桑門削廁篩子以腮頰試其澀滯然而無救於臺城之餓張衡之弑牽機藥之刑湛即善崩不再傳貧窮村無愁天子駢死於周矣楊希旦曲身俛地使僧據其上誦金剛經三遍嚴挺裴寬纕經送葬生時已墮黑暗地獄無乃

爲倭即富鄭公亦不免善夫張天覺好佛書而禁諸兒云彼讀書未多纔拈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了蓋只作一種書讀而不溺其說斯為得之

冰清玉潤餘人不足當此語惟嚴子陵娶梅福季女可無愧然季者有伯與仲之稱福伯女仲女未必若劉孝綽三妹皆得所事而邢侯譚公何絶響於富春渚之左右也

予常謂晉宋五代有兩世家一則袁氏山松為吳郡殉孫恩之難淑為太子右衛率不從元凶劭被殺顗為雍州不受宋明命死粲為司徒侍中宋亡徇國子最殉父同死此以忠節世其家者也一則蔡氏克字子尼山簡

與琅邪王書子尼今之正人劉整服飾詭異遇克慙不自安克子蓍讓司徒不拜晉穆臨軒自旦至日中使者十餘反不至王導作女伎不悅去蓍曾孫廓徵為吏尚書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不拜廓子興宗孝武狎侮大臣惟憚興宗不敢侵媟顏師伯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右軍王道隆權重一時躡履到前不敢造席良久去竟不呼坐興宗子約齊明輔政詣者脫履約如故明曰蔡長史故是禮度之門興宗曾孫凝不從陳後主酒酣移宴弘範宮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及議義興主壻錢肅還黃門侍郎云黃散之職須人門並美肅非其選此以方整世其家者也若才華擅譽

貉珥抗宗何族無之未足稱世
父子一事濟美亦不多見昭元年樂王鮒請帶于叔孫
穆子豹裂裳帛而曰帶其褊矣昭二十三年范士鞅求
貨于叔孫昭子婼請冠爲與之兩冠及冠法曰盡是矣
昭固穆之庶也李汧公勉少貧遊於梁宋逆旅諸生病
且死出金求公葬許之密置餘金於棺下俟其家人至
啓墓出金還之公子約江行與商某舟並某病篤邀約
相見以二女一大珠託之某死約藉其財寶數萬貯之
官與二女擇配而以夜光含某口中後親屬來理財請
官發驗夜光宛在韋貫之不詣京兆尹李實其子澳恐
無呈身御史亦不詣中丞高裕希文麥舟濟故人喪父

子一心四家善守家法視挾先世科第作腐鼠將無愧死

陳升之爭張堯佐不當授節度使仁宗迎謂曰節度使麤官何用爭唐介越次進對太祖太宗總曾做來恐不是麄官馮京薦王鞏於神宗王安石素不喜鞏曰孺子耳京曰王鞏庚子生安得謂之孺子蓋與先天節同日

清天白日下霹靂忽作一聲能不愕然

父子別立門戶不始於京攸太宗敕賜褚遂良使者由正門入其父亮止之曰渠自有門右丞兄弟孔懷也而亦有異縉好撰碑誌或送潤毫誤叩右丞門右丞曰大作家在那邊至於千萬買鄰亦屬虛語其雅謔尚足傳

唐給事中鄭雲逵與醫王彦伯鄰蕭俛求醫誤造鄭鄭為診曰熱風頗甚請方答曰藥方即不如東家王供奉

語有蘊藉不似褚王父兄合鬧

好殺之徒相傳為破軍星降世於理或然張敬兒呵邊榮何不早降榮答本不祈生何須見問則曰死何難榮客程邑之抱榮不忍乞先見殺則又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幷斬之高敖曹與鄭嚴祖握槊戲中尉劉貴召鄭敖曹不聽去且枷其使使曰枷則易脫則難敖曹即枷刎之曰又何難直以殺為戲厥後河陽橋下以萬户侯贈人殺人人殺一間耳

樓船將軍楊僕陷尋隘破石門力攻燒賊而伏波將軍

路博德安受南粤之降李光顏力戰元濟悉銳士當之然後李愬潛軍入蔡明祖收蜀傅友德廖永忠戰最力俘其衆而凱旋勳歸湯和也故曰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達又曰善作者不必其善成

周文襄忱遺王振松江翦絨毯以覆齋閣不失尺寸凡上便宜振從中贊成之蜀宣撫鄭仲遺秦檜格天閣錦地衣廣袤合一而逢其怒得罪去蓋璫喜媚而老奸惡人窺其私然周畏異己鄭工揆竈用意本別

蕭穎士至李韶家指佳歙硯比三災石同行者退而問故曰書札不奇文辭不優牕几狼藉非三災而何一人造精室尊卣書畫畢備延一雅客賞之曰有不稱者幸

指示客曰項項精妙一物可去問何物曰公是也未審此災如何

老將至而耄及固然然未見若蕭老公李三郎之甚一開門揖盜一傾國養奸求婚王謝不許而溧陽薦枕壽邸聚麀不惜而洗兒賜錢異哉杜拂士之口徇僉人之佞至於死勿悔疑朱异李林甫等類有術焉變易其肺腸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不然何初終判若兩人若此

南昌一刑曹得家報發書大哭即自申外艱覆審乃伯父訃也又具錯誤狀申堂衆大詆訕告假省父去古有之驟聞姊亡大慟既悟其非曰吾無姊向哭亦謬矣夫

無姊尚可哭刑曹實有父何不可哭第乃翁忽死忽生殊屬不測耳

管幼安鄰牛暴其田牽著凉處自飲食之牛主大慙郭原平遶宅種竹夜有盜其筍者遇而墮溝乃架小橋令通范元琰亦然羅可攜尊酒就㰖雞者飲曰幸同里閈不能烹以相啖我誠自愧此止盜一法但少近刻亦幸遇古之盜耳若今之盜適便其私四君之術窮矣

裴琰之為同州司戶年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輕之州有舊案數百讓之趣斷琰之曰何逼人乃爾命吏連紙進筆一日省閱都遍與奪當理而詞義勁妙崇義大驚子何自晦以成鄙夫之過此與王汝南騎䬠陽元射

崔弘禮獵皆匿所長不試故一試即能驚人彼沾沾一得自許為奇形之詞色識者早窺其孤寒而無多矣

盧坦觀察江淮時旱儉穀貴或請抑其直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直賤則阻不如任之既而商賈坌集米價頓平令狐楚除守兖適吏至首問米價幾何州倉穀幾何屈指獨語諸倉出米定價分糶雖旱儉無害左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盧得其經道也令狐行其權術也誰謂救荒無奇策

鸇擊鳩鳩走逃魏公子案下鸇逐殺之公子多設羅得鸇數十責讓以擊鳩之罪一鸇不敢仰視公子殺以謝鳩哲讀至此喟然曰惜哉使是鸇遇式蛙者必受上賞

必不似公子修小怨而寒干城之膽也

漢王斬丁公討不忠于項氏也項伯背項而左袒劉獨非二心乎勸釋太公烹鴻門舞劍企望樊噲之入只知有人所事之主不知有己所事之主罪在臨陳縱敵上而丁公獨不免無留侯為之奧援耳

卓茂出行人認其馬劉寬人認其牛曹節鄰人認其豕皆不與申辯以至於麟士之履直不疑之金陳重之袴桑虞逆旅之脯談者以大度歸之然亦幸其俱白耳使失者終于失不誠負盜名乎畢竟子輿詰上宮館人為得其正

魏收作魏書以通晉琅邪夏侯妃之小吏牛氏作牛金

按司馬懿為二榼共口貯酒自飲佳者以毒者飲金
死久矣而冒名小吏可謂賒却一死此已死而指為未
死也有未死而指為已死者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
爾游戲人間是也若長明燈吟詩之老僧不勝書矣
韋誕轆轤書扁閻立本傳呼畫師皆退戒其子蔡允恭
教宮人作詩煬帝詩成令其吟諷深以為恨陸鴻漸遭
李季卿之辱作毀茶論然已晚矣朝野僉載宋之遜為
連州參軍刺史陳希古使教婢歌則抗笏簾外倡吟自
得豈以希古為海鷗邪然遜之故五狗之一也
李昉待張洎最厚及昉罷相洎草制攻詆不遺餘力洎
之自江南歸國也太祖責之引犬吠非其主以對按洎

一生犬性如故何曾少改

裴士敬正諫齊文宣文宣怒楊愔曰望陛下殺以取後世名帝收刃曰我終不成爾名樂運輿櫬諫周宣帝宣帝將戮之元巖請見樂運知必死欲取後世名若殺之正落其術因獲免二主昏暴獨忮惜後世名異矣二臣之諫似類於勸尤異也

侯莫陳利用以黃白寵於太宗趙普奏其殺人諸不法事宋沆得其家指斥數紙命中使齎殺之尋復遣使貸其死馬踣於泥換馬追至已為前使誅矣明祖以薄故遣使誅宋濂於家復悔之又遣使追赦前使雨阻錢塘江三日後騎及乃免死生俄頃耳利用則禍盈景濂則

福善也宣宗恨李時勉觸怒先朝命取之獄面鞫而殺之忽又命王指揮縛斬西市王從西門出李已為前使縛入東傍門宣宗見之倏憐其忠而直言不之罪復其官禍福倚伏有如此邪

文人相忌必非文人也梁園之客相如後至不聞鄒枚有間言李杜韓柳交相引重語由中出或以為氣類一也介甫子瞻以議新法齗齗不入似有所深惡痛絶矣而介甫譽子瞻為文中龍至擬其文為三王世家令讒者咋舌何曾有纖毫忌嫉魏佛助邢子才互相詆毀未免已甚然邢魏之負重名亦寒山寺片石等耳擬於蘇王不啻爝火日月之不相敵也故曰真文人必不妒

天下有毀之適以成之憎之不啻其譽之者梁冀惡張綱極矣廣陵薦授將陷以死地而綱一生勳名全賴此薦雖有埋輪𠬤當道豺狼未經翦除終是虛語人不永年若無廣陵一任東漢列傳寥寥削色後世安知有張文紀哉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碑有中傷徐鉉者言知吳王事無過鉉鉉請盲屬筆語極悲惋既全故主之誼又邀忠義之寵聲價益高愛鼎臣深者莫斯人若也成人之惡而反以成人之美此兩小人也

蓉槎蠡說卷六

歙　程　哲　聖跂

清明風不揺樹木枝葉不及地二三尺此君子風也見風俗通
北史齊神武芒山之役風從西來入營李業興曰小人風來當大勝異哉風有大王庶民又有小人君子乎
南燕汝水不氷慕容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故此與問洞庭廣狹南巡狩僅堪飲馬同按述征記洛水底有礬石故不氷安知汝水底不同洛水
魏袁翻燕集歷城蓮子湖參軍張伯瑜諮爲血羹不就袁曰取洛水必成也清河王問何義得爾袁曰可思湖目清河未解退語主簿房叔道房對藕能散血湖目蓮

子故令公思夫湖目何以稱蓮子洛水又何干涉終是猜謎一如荀諷鐵鏡數人同照各見自影不見他人影也

胡僧利昆明池龍腦作藥而孫思邈詒得仙方三千世人收漁翁之利類此按鳳亦嗜龍腦不獨孔甲烹其雌而已

晉華表有賜客在鬲使子廙（音徙）因縣令袁毅錄名三客各代以奴及毅敗獄辭迷謬不顯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與廙免廙職削爵土司馬道子傳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號樂屬移置京師充兵役按客之云乃客戶豈籍沒俘虜之餘故可以賜可以奴代邪晉書無注李不

得其說後攷鑑安帝隆安四年注奴戶者有罪沒爲官奴公卿以下至九品及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士人子孫占蔭以爲客戶是謂免奴爲客

陰陽相薄而雷人遇迅震往往失據夏侯太初倚柱作書柴再用危坐不動直神定耳薛孤延按稍倡殺乃至與霹靂闞然雷神亦有屯剝時代州所由令逐乖龍落勢不堪爲樹所夾狂吼數日狄梁公鋸而出之扶風楊道和於田中以鉏格折其肱落地不得去於楊何怨於狄何德安在其爲大壯也

論衡曰激射爲毒人偶中而死按武乙革囊射天閩王延翰妻崔鳩其翁不可謂偶中若惠州娼脇朱書李林

甫檀州男子背朱書賊臣章惇未能下擊生時而震死易世豐隆將毋失罰至菑丘訢殺吞馬二蛟耳而眇其左目不幾黨惡乎

北齊諸王呼嫡母家家乳母姊姊婦妹妹按琅邪王儼緯同母弟殺和士開帥三千人屯千秋門帝使馮子琮召之儼曰士開謀廢至尊剃家家髮為尼故矯詔誅之尊兄若赦臣須遣姊姊迎臣謂陸令萱帝泣啓太后有緣復見家家前此武成逼通文宣李后后兒絡德至閤不得見慍曰兒豈不知姊腹大故不見兒則齊呼母為家家或為姊未有定也宋高宗欲正憲聖六宮之位以韋太后在沙漠不敢擅行語之曰極知同勞苦俟姐姐歸爾其遷

矣又不獨代俗為然
蕭衍捨身同泰寺然不僅梁武也踵而行者陳霸先及長城公叔寶皆為之叔寶且自賣佛寺為奴矣按大通元年十年兩次贖皇帝菩薩只一億萬錢價又何廉也
明皇吹笛下鶴語侍人奉上帝命為元始孔昇真人此期可再會妃子上界清虛何藉此癡物宋徽效尤亦自稱神霄玉清王長生大帝君皆妄言以誑愚者未若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尚足徵信
范文正有退志子弟請治第樹圃為逸老地公不許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誰障吾遊者慶曆中張宗晦以祕書監致仕一日謁留守其子唐諫賀監歸會稽明皇賜

以鑑湖今洛中嵩少即非朝廷寵錫大人羽衣優游其間奚不可何必事請謁范子弟愛其親猶世情也唐識量卓絶養口腹易養志難親無此志而委曲養之尤難也

衛茲圖文生買物茲隨價讎值文生必訾呵減價而取林宗以少欲許茲以多情許文生多情二字不知作何解阿其所好賢者未免吾其如林宗何

封人祝堯使聖人壽堯曰辭詢其故曰壽則多辱人實有不幸而壽者徐英公不堅其操而與於亂長孫守正不善其終使二公考終命於貞觀之世豈至有此

漢設官多沿秦制侍中一職最失體統爵比二千石而

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以孔安國儒者特聽掌御坐唾壺唾壺去虎子一間耳奄寺賤役而以命士大夫乎當時以為榮不知何以榮也以為榮於執虎子其為榮亦無幾矣吉茂嘲蘇則仕宦不巳執虎子豈榮之哉或曰王府上士中士也而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笫凡褻器周業有此制矣然必上士中士非安國而可也

裴秀母客至下食衆賓起拜母曰微賤豈宜如此當為小兒故耳崔道固為諸王參軍長史以下詣道固所生親致酒炙道固驚起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勞客咸拜母謂道固我賤不足報貴汝宜答拜此直逼於嫡耳胡婢

不聞有是也徐勉宴袁昂家求出内人傳杯昂命五六人出停齋閣曰我無少嬖諸老嫗並兒母非王妃母則主大家令令問訊勉大跼蹐夫荒燕而強人姬妾傳杯是何典禮也

錢良臣子改讀孟子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非諱之乃詈之也馮道有門客講道德經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演六字為十二字熊安生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同處徐諱雄和諱安通名觸觸生王僧彥父名師古呼硯墨池呼鼓皮棚知嶺南郡一進納官題刺謁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棚祗候臨淄令石昂公事謁監軍贊者以監軍諱石通稱右昂諱之為害使人不

有其名不有其姓并經文俱失其故可畏哉
北魏封軌高綽以風槩自立高肇拜司徒綽詣賀碩不見軌遽歸曰吾自謂無愆今日不如封生遠矣宋張說爲丞旨朝士趨之王質沈瀛負時望相期以詣說為戒未幾質潛往甫入客席則瀛已先在然此何足怪今世名士盡是也封生不識時務徒饑寒死耳
庚道季云廉藺千載死人凜凜常有生氣略記數人數事中書令監故事共車和嶠作令疾荀勗諂諛專車正坐不復容勗王弘奉旨詣王球球搖扇若不得爾江斆於紀僧眞張敷於秋當周赳皆命左右移吾牀遠客韋安石逐蜀商宋霸子宋璟敕赴王毛仲飲不盡歡遽歸

劉栖楚矯媚裴度崔咸舉罰爵丞相不當許所由官囁嚅耳語王安國與兄安石坐面斥呂惠卿放鄭聲不若遠佞人神宗稱張方平之美問章惇識否惇退修謁呵引及門安道止之素不相識不敢受謁嚴世蕃強朝紳飲紳頹仆楊繼盛勃然持巨觥把世蕃須灌之曰代某老先生酬爵矯矯風節至今千載何曾死

嫁女見婢詢知為良家以女匳先擇壻嫁之一為天水趙仁美一爲彭城劉元溥今只傳南唐鍾離瑾事

靖康之變金人欲盡得城中宗室獻計者謂宗正寺玉牒可按名而得酋長立命取之吏持籍至會酋以事暫去户部郎澤民溥索觀每三兩板掣其一投之火歎曰

不能遍活也然人性仁暴懸絶有郃公先有獻策者猶之韓蘄王以海舟扼兀朮於金山即有獻破海舟計之閩人也

公族子驕暴多不近道理固應受敗亡之罰畧數其最不法者如漢江都王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使宮人臝體四據與羝羊及狗交廣川王去縛姬榮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生割兩股銷鈆灌口中支解以棘埋之椓杙姬望卿陰中割鼻脣斷舌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之日夜靡盡蕭梁邵陵王綸强漁人吞鱓北齊南陽王綽在定州多取蝎置蛆中以奏後主緯即夜取蝎一斗置浴斛中裸無罪人納之觀其呼號宛轉苻

朗已奔異國猶令侍兒跪而承唾北齊安德王延宗於樓上作廁使人在下張口承之後為周武帝所擒以椒塞口死雖不盡然然若此類者夥也

使韓世忠果擒兀朮李顯忠果擒斡離不是宋人一快然吾知臣構但作換毋奇貨生還之金徒多其燕享餼牽而已

漢馬臻守會稽築鑑湖有千餘人詣闕訴淹沒家宅臻坐棄市覆案並不見人檢名籍皆死者宋營西内宋昇以押轉運使主之其屬李寔韓溶用事梁柱牕楹悉用灰布洛中豬羊牛骨不充溶建議掘漏澤園人骨昇欣從之李寔暴疾死復甦具言冥追以灰骨事有數百人

訟於庭寔曰溶事非我也吏趨出旋至果然君當還宋押運亦不免風颶吏所握文卷紙尾署滅門溶及妻二子後三日相繼死昇時為殿中監忽溺不止下數石斃或曰漢鬼訴之朝宋鬼訟之冥何義哲曰宋主方亟營建何暇理鬼冤乎

野客叢書詆斥殷浩語無適情余斷之曰浩初年確然不出巧於取名所以堅君相徵聘為一身富貴計本無特操至一出輒仆眞情畢露悲傷貧賤乞憐仇人種種鄙惡之態不覺和盤托出何曾從蒼生起見又何曾少有經世才略庾謝褚王都落術中惟高靈今亦蒼生如卿何一言破的晋書謝安傳以此為高崧戲安

癡人不可説夢蕭老公夢中原牧守以地入覲張敬兒夢妻全體熱適足為災耳

罔象好食亡者肝茀述在地中食死人腦冤哉生人憂患勞苦極矣化後猶不免此髑髏所以辭列禦寇之請復生也

廖凝目裴説爲刼墓賊裴矛杜陵墓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裴非眞賊也惟渠自向沈約集中作賊乃眞賊耳然古今猾賊不可數計南華老仙云儒以詩禮發冢楞嚴亦云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舉世盡賊誅容勝誅乎

玉堂閒話涇州書記薛昌緒與妻相見命女僕通傳數

四造室高談虛設茶果而退其欲詣房幃也則先通某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其嘉會必候請而可之陳白沙至請之於寡母為友人所訕古今癡物必有其對

狼脞中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熏之令手攣縮或曰狼筋如織絡小囊蟲所作也唐武宗四年官市郎巾不知何物或疑即狼筋有僧泰賢言曾隨師入涇帥段祐宅段失銀器十餘事令詣市賈胡求郎巾官健朱秀曰甚易得遂於古琣（佩刀上飾同琫卜上聲）摘出三枚如巨蟲兩頭光帶黃色段集奴婢炙之蟲慄蠕一女奴臉脣瞤動則竊器欲逃者按此郎巾自一物狼脞中筋固非如織絡小囊亦非也

天竺旁有師子國國中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今奉佛者頤死後歸西方極樂世界誤落師子國將奈何

鄭戬結中官黃元吉吉左遷戬因外補同列戲曰天休走卻爺矣戬笑君不知我更有一爺在語出碧雲騢此書詆譏朝紳文范不免聖俞賢者斷不著此然中官勢熾天子尚且門生何論朝列不見崔田近事有子又有孫乎

馮唐白首為郎文帝問之對臣三朝不遇武帝至郎署見顏駟問其老駟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二事絕類而顏對

較詳左太沖詠史馮唐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未嘗混用顔事惟白傅尚少棄馮唐似混耳摩詰衛青不敗由天幸誤以霍作衛西清詩話唐以詩專門而使事誤王白將何辭

魚鼈為橋有兩事一東明國王欲殺之走至淹水以弓擊水魚鼈浮成橋既渡解散見論衡一朱蒙先是夫余王得河伯女生一卵朱蒙破卵出大臣欲殺之走逢大水呼曰河伯外孫於是魚鼈積而為橋得渡見隋書若中國聖人則架黿鼉為梁不屑魚鼈

崔融作則天哀册下直馬過其門不覺文就而卒前褚遂良為太宗哀册朝回亦悮入人家二事何迥合也與

苦吟走入醋甕鼎峙而三又按為太宗哀册何幸為武牝何辱死亦謬矣

茶經七事霜華之茗三爵而終應下諸蔗木瓜元李楊梅五味橄欖玄豹葵羹各一杯可知滌煩消渴必有佐飲如徒水厄而已雖君謨研膏伯熊滌器七盌自有了時

王羆鎮河東臺使至為設食使裂去餅緣羆怒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飢命左右撤去之鄭澣尹河南甥姪會食去𥚃餅皮食之澣大怒皮與裏何異嘗病澆俗驕侈柰何嚣浮甚於五侯家乳臭兒引手取所棄者盡啖之明皇從複道

竊見衛士以餅餌棄水竇大怒命高力士杖殺之王鄭二公享有天祿固宜臺使鄭家甥姪必餓而死石虎食烝餅以乾棗胡桃瓤為心烝之坼裂方食及為冉閔所幽思其不裂者不可得是殺鑒也李英公為相鄉人過宅食餅去其緣而啖其中亦被責按吳均餅說安定噎鳩之麥雒陽董德之磨河東長若之葱隴西舐背之犢枹罕赤恥之羊張掖北門之豉洞庭負霜之橘仇池連蔕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剉以新豐之雞必如此兼美儒生斷不能知此味庶幾縮葱作之有取乎爾

堯元年至萬曆元年癸酉歷六十七甲子計三千九百六十二年至康熙癸酉又兩甲子計一百一十九年通

計自堯元年至今壬辰總四千一百年
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毛詩
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禮
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
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
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通計九經字數不滿五
十萬歐陽文忠公常以此勸人讀予謂每日讀一千字
不及二年可周或有人事之擾即以三年為期亦不為
勞而從事者鮮何也偶一思及不勝警愧漢人云三十
而五經立蓋古人讀書皆有定限今人直是悠忽度日
宜乎學之不如古也此王山史語凡家塾中皆當各錄

一通於座右

薛道衡上隋祖文帝頌煬覽之不悅謂蘇威道衡致美先朝此亦魚藻之義後以私議新令敕自盡妻子徙且末夫煬弑其父豈樂臣下追頌先烈道衡死宜矣豈空梁落燕泥爲之災耶

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至平陽傳舍遣吏迎父中孺中孺趨入扶服叩頭自稱老臣金罍子譏之田舍翁驟見其子富貴過不自重然此固有別非若尋常父子也鼂錯爲御史大夫父從潁川來見錯稱公阮籍不以達許渾仲容已預卿不得復爾公卿之呼施於父子浸淫至胡毋謙之遂字其父誰職厲階可勝三歎

劉蜕文冢聚生平所為文草封之有塗者勾剔者楷注者覆背者朱墨圈者凡千一百八十紙陸魯望捨宅為寺塑已像於中後盛氏子醉仆其像於水滿腹皆陸詩文親稾古人未有不自惜其心血若此

同一李賀幸遇韓吏部雖困極亟束帶禮接不幸遇中表則投其詩卷溷中中表洩其岸忽耳不知賀詞佳否也予以為尤幸生不同王半山不然吏部驚賞之句半山蚤以困極而謝客矣

文字以不說盡為奇國策留楚太子遣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一段莊子蘷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而目與心不言不獨文字凡事盡然射牛者拂其

脊腹善飲者自愛其量雕陵之鶻執彈而留之箇中味非知味者不曉

世表事非耳目所及大地自有此一種太康中逸士田宣隱高堂鳴石山山高百餘仞以物叩巖聲甚清越每見一人著白單衣徘徊巖上及曉方去宣潛俟遽執其袂詰之云衞人王中倫周宣王時入少室山學道比頻適方壺經此愛其聲輒留聽耳元和中倭僧金剛三昧與僧廣昇遊峨嵋雇一夫荷粮藥至南山頂負笈者忽入石罅罅甚細隨笈而開力牵之出罅隨合詢其故云常薪於此有道士住罅内每假我春藥適招我我不覺入獨孤叔牙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則一人

戴席帽攀井欄大笑却墜井中子不語怪第不語耳非無怪也

高郵一寺講堂西壁厚數尺每日昃人馬車轝影悉透衣色皆可辨辰午則無然猶其近者湘潭方廣寺每年四月朔東壁照見維揚宫府樓堞舍宇一一可數相去遼遠矣神龍中洛城東地水影纖微必燭就視則無隋唐嘉話大曆末深州東鹿縣水影長七八尺遥望人馬往來若在水中集異志苻堅時長安水影遠觀則見近則無晉書記載此理與海影翻有異然有影無聲也有人宿福清紫微院丙漏闌院後讙呼交易聲若城市皆漸音達旦止寺僧云一歲凡數次蓋鬼市歐陽永叔轉運河北按部滄

景宿高唐驛夜半鬼神自空中過兵馬聲及旦不絶父老云海神移徙五七年一有之二十年前曾晝過春明退朝錄

不見書籍鮮不以為妄

亡新求周秦故事於閣上得驪山本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狀唐開成間永興坊掘井過常井一丈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喧如隔壁街司申金吾將軍韋處仁韋以事涉恠異不復奏遽令塞之又房州隂隱客家鑿井濬千餘尺聞地中犬雞聲工人得旁穴因至梯仙國似偽宋治平中漳州地震裂數十丈視其下林木蔚然地之下又有地則必有天新宮銘如毀乾坤自有日月豈無見而云

歐陽永叔酬蘇子美古詩眞蹟戍卒以黏牕輞川圖藏漆竹筒中柱門右軍誓墓文開元初潤州瓦官寺修講堂於鴟吻内竹筒得之歐蹟遇滎公兩竹筒不落水火詩畫神物類有賞奇之鬼司之

新平縣張靖見長人五丈餘苻健以為妖下靖獄會大雨河溢蒲津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健曰覆載中何所不有乃釋靖長人中土自有之防風僑如外王莽之巨無伯苻堅之乞活夏默其著者侯甸西樵野記成化辛丑蘇衛數軍士公事赴崇明大風飄至一島見長人可三四丈深目黑面從林莽中出捕數人以藤穿其掌繫之樹去衆力斷藤竄歸舟舟急放前者偕數輩

趨至攀舷舟中一勇者掣刀斷其指始挂帆免乃指一節耳尺度之尺有四寸以獻官貯嘉定庫又毋丘儉征沃沮使王頎窮其南界父老云曾有破船從海上流至得布衫身如中國人但兩袖各長三丈可驗山海經長肱眞有其國萬曆甲戌甘州輯城得小棺長尺許亡慮數十啓視儼然老人也服飾不同而紗帽紅袍者多顏色如生乃爲文掩而祭之涼州同時亦然又可驗列子諍人不妄也

一士行役至太行欣然曰今日得見太行山其僕撇撇不識字只是大行刑安得太行士叱之僕姍笑不已請試問此處土人如主說某罰錢一貫不則賞某一貫士

可之前行聞讀書聲登門問之老儒迎笑公早輸一貫也僕得錢沽飲士咎老儒因大笑一貫瑣末耳教此等永不識太行山今人不為此僕者幾何

荊山以玉抵鵲黎洞以香代爨信州弋陽伐海棠作薪處州龍泉以筍喂豕五臺僧鹽嗽浪用萬古紅雪暴殄天物至斯極矣

楊德幹令萬年宦者放鷂不避禾稼德幹擒而杖之拔去鷂頭宦者袒背泣愬高宗曰情知此漢獰何須犯他百姓薛懷義遇蘇良嗣於朝堂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叱左右牽拽撻其面數十武后曰阿師當向北門出入南衙宰相往來勿犯他荒朝穢辟有此兩善事

正德朝苑洛韓公邦奇爲考功員外郎太宰以開州守某治狀不飾諭韓韓素知守才疑之詢於開人户主政王公縱縱曰開士大夫皆謂無狀開民則謂守良江南里役法壞有裁革令各郡邑集紳廉議之姑孰一老建論廢一役則官府不便存之則百姓不便與王公言絶類不謂舉世風靡猶聆大人長者之論

元相在鄂州周復爲從事一日賦詩命屬和周正笏告某以大人往還高門謬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楊弘武爲司戎少常用一人高宗謂某人何因輙授此職對臣妻韋氏剛悍以此見囑不敢不從張温使蜀别沈竣入内良久出語温向擇一端布送鄉而無麤者三事

最鄙皆蒙不隱之賞人何樂乎喪其眞按弘武之對揣量宮中武牝耳明太祖問莆江鄭氏七世同居口衆幾何對大小千人馬后迎告千人可畏也復名問衆若此何以相安不競對惟不聽婦人言耳太祖大笑又何暗中也

光州大司徒熊公翀逝之日郡學郭碩二生立櫺星門忽聞天鼓鳴俄見天門雲光爛開一人袍笏騰而上鈞州少師冢宰馬端肅公文昇終前二日城西大劉山崩及其逝也天鼓再鳴里人自葉縣回見公蟒玉肩輿南邁導從若出師狀云往武當山偉人不世出自神靈來仍歸神靈去固其所耳

吾丘壽王馮野王以王名異矣乞伏秦折衝將軍乞伏信帝至以帝名何無忌憚至此若黃羅漢南梁太府卿衞菩薩北齊太尉尒朱菩提榮子同榮被殺郝菩薩宋金剛等雖不經罪猶減等

郭汾陽鎮蒲欲造浮橋苦急流毀墠因酹酒許以小女妻之其夕水回橋成女尋卒因立公祠塑女於中號河瀆親家翁于闐大河忽絕流僧言龍所為也國王祀龍水中一女子淩波來云妾夫死願得大臣爲夫水即如舊有大臣請行車駕白馬入水信斯言也則西門投巫三老誤矣

邢和璞居終南一日延客長五尺首居其半而闊三尺

緋衣象笏色若削瓜鼓顙笑吻角侵耳及暮去邢語崔
曙向客上帝戲臣哲曰是肉杌黃甂兒類耳未審上帝
清淨無為乃與天寶阿瞞同嗜
珍珠船以崖蜜為櫻桃余笑曰石虎嬖優僮乃鄭崖蜜
唐進士所重宴亦崖蜜宴恐從來錯呼按摭言櫻桃宴
第五

蓉槎蠡說卷六